

西南大学

2006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学科、专业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方向：比较文学、世界文学

试题名称：外国文学 试题编号：475

(答题一律做在答题纸上,并注明题目序号,否则答题无效。)

一、名词解释(每小题5分共20分)

- 1、俄林波斯神统。
- 2、威塞克斯小说。
- 3、狄更斯小说中所表现的圣诞精神。
- 4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复调小说”。

二、分析题(每小题30分共90分)

- 1、从神话、史诗、悲剧看古希腊文学的人文精神。
- 2、评雨果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。
- 3、结合作品评意识流小说的艺术特征(最好能与传统心理小说作比较)。

三、评契诃夫的《苦恼》(40分,)

要求：评小说的思想内容或艺术特点，不要求面面俱到；写出自己的见解，最好能对某一观点作深入阐释；不限字数。

苦 恼

——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？……①

暮色晦暗。大片的湿雪随着刚点亮的街灯泫泫地飘飞，落在房顶、马背、肩膀、帽子上，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。车夫姚纳·波达波夫周身白色，像个幽灵。他坐在车座上，一动也不动，身子往前僵着，僵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僵到的最大限度。哪怕有一大堆雪落在他身上，仿佛他也会觉得用不着抖掉似的……他的小母马也一身白，也一动不动。它那呆呆不动的姿势、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、它那棍子一样笔直的四条腿，使得它活像拿一个小钱就可以买到的马形蜜糖饼。它大概在想心事吧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被人从颈头上硬拉开，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，硬给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、不断的喧嚷、熙攘的行人的漩涡里，那他就不會不想心事……

姚纳和他的小马好久没动了。还是在午饭以前，他们就走出了院子，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。可是现在黄昏的暗影笼罩全城了。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，街上的杂乱也热闹多了。

① 出自《旧约全书》的《诗篇》。

“车夫，到维堡区①去！”姚纳听见有人喊车。“车夫！”姚纳猛的哆嗦一下，从粘着雪的睫毛望出去，看见一个军人，穿一件军大衣，头戴一顶兜帽。

“到维堡区去！”军人又说一遍，“你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？拉到维堡区去！”

为了表示同意，姚纳抖了抖缰绳；这样一来，一片片的雪就从马背上和他的肩膀上纷纷掉下来……军人坐上了雪橇。车夫暖起嘴唇，对那匹马发出喷的一响②，跟天鹅那样伸出脖子，在车座上微微挺起身子，与其说是由于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习惯的扬起鞭子。那小母马也伸出脖子，弯一弯像棍子一样笔直的腿，迟迟疑疑地走到了……

“你往哪儿跑啊，鬼东西？”姚纳立刻听见黑暗里有人嚷起来，一团团黑影在他眼前游过来游过去，“你到底是在哪儿走啊？靠右！”

“你不会赶车！靠右走！”军人生气地说。

一个赶四轮轿车的车夫朝他咒骂；一个行人穿过马路，肩膀刚好擦着马鼻子，就狠狠地瞪他一眼，抖掉袖子上的雪。姚纳坐在车座上局促不安，仿佛坐在针尖上似的，他向两旁睁开胳膊肘儿，眼珠乱转，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，仿佛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。

“这些家伙真是混蛋！”军人打趣地说，“他们简直是极力跑来撞你，或者扑到马蹄底下去。他们这是预先商量好的。”

姚纳回头瞧着他的乘客，张开嘴唇……他分明想要说话，可是喉咙里没吐出一个字来，只是哼了一声。

① 彼得堡的一个区的名字。

② 这是叫马往前走的表示。

“什么？”軍人問。

姚納咧开苦笑的嘴，嗓子里用一下勁，这才乾哑地说出来：

“老爷，我的……嗯……我的儿子在这个星期死了。”

“哦！……他害什么病死的？”

姚納掉轉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說：

“誰說得清呢？多半是热病吧……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……上帝的意旨哟。”

“拐弯呀，鬼东西！”黑暗里有人喊，“瞎了眼还是怎么的，老狗？用眼睛瞧着！”

“赶車吧，赶車吧……”乘客說，“照这样走下去，明天也到不了啦。快点赶車吧！”

車夫又伸出脖子，微微挺起身子，笨重而优雅地揮动他的鞭子。他有好几回轉过身去看軍官，可是軍官閉着眼睛，分明不願意再听了。姚納把車赶到維堡區，让乘客下車，再把車子赶到一个飯館的左近停下來，坐在車座上僵下腰，又不动了……溫雪又把他和他的馬塗得挺白。一个钟头过去了，又一个钟头过去了……

三个青年沿着人行道走过来，两个又高又瘦，一个挺矮，駝背；他們互相說罵，他們的雨鞋踩出一片响聲。

“車夫，上巡警橋去！”駝背用破鑼似的聲音喊道，“我們三个人……二十个戈比！”

姚納抖動繩繩，把嘴唇嚙得嘖嘖的响。二十个戈比是不公道的，可是他顧不得讲价了。現在，一个卢布也好，五个戈比也好，在他全是一样，只要有人坐車就行……青年們互相推擠着，罵着下流話，拥上雪橇，三个人想一齐坐下來。这就有了需要解決的問題：該哪两个坐着？該哪一个站着呢？經過很久的吵罵、

交卦、責難，他們总算得出了結論：該駝背站着，因为他頂矮。

“好啦，赶車吧！”駝背站穩，用破鑼樣的聲音說，他的呼吸吹着姚納的后腦壳，“快走！你戴的这是什么帽子呀，老兄！走逼彼得堡，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糟的了……”

“嘻嘻！……嘻嘻！……”姚納笑，“这帽子本来不行啦！”

“得了，本来不行了，你啊，赶車吧！你就打算一路上都照这樣子赶車嗎？啊？要我給你一个脖子拐嗎？……”

“我的脑袋要炸开了……”一个高个子說，“昨天在杜科瑪索夫家里，华斯卡和我两个人一共喝了四瓶白兰地。”

“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耍胡說！”另一个高个子生气地說，“你跟下流人似地胡說白道。”

“要是我胡說，让上帝惩罚我！我說的是实在的情形。嘛！……”

“要是这实在，跳蚤咳嗽就也实在罗。”

“嘻嘻！”姚納笑了，“好好兴致的几位老爷！”

“呸！滚你的！……”駝背憤憤地喊叫，“你到底肯不肯快点走啊，你这老不死的？难道就这样赶車？給它一鞭子！他媽的！快走！結結實實地抽它一鞭子！”

姚納感到了背后那駝背的扭動的身子和顫抖的聲音。他听着罵他的話，看着这几个人，孤单的感觉就漸漸从他的胸中消散了。駝背一股勁儿地罵他，講出一長串希奇古怪的罵人話，直駝得透不过气來，連連咳嗽。那两个高个子开始讲到一名叫娜节日达·彼得罗美娜的女人。姚納不住地回頭看他們。等到他們的談話有了一個短短的停頓，他又回過頭去，嘖嘖咕咕地說：

“这个星期我……嗯……我的儿子死了！”

“大家都要死的……”駝背咳了一陣，擦擦嘴唇，嘆口氣說，
“算了，趕車吧！趕車吧！諸位先生啊，車子照這麼爬，我簡直受
不得啦！什麼時候他才會把我們拉到啊？”

“那麼，你給他一點小小的鼓勵也好……給他一個脖子拐！”
“你聽見沒有，你這老不死的？我要給你一個脖子拐啦！要
是跟你們這班人講客氣，那還不如索性走路的好！……聽見沒
有，你這條老龍^①？莫非我們說的話你不在心上嗎？”

於是姚納，與其說是覺得，不如說是聽見脖子后面拍的一
响。

“嘻嘻！……”他笑，“好有興致的几位老爷……求上帝保佑
你們！”

“趕車的，你結過婚沒有？”一個高个子問。

“我？嘻嘻！……好有興致的老爷！現在我那個老婆成了
烂泥地羅……嘻嘻嘻！……那就是，在坟里头啦！這忽兒，我兒
子也死了，我却活着……真是怪事，死神認錯了門啦……它沒來
找我，却去找了我的兒子……”

姚納回轉身去，想說一說他兒子是怎么死的，可是這當兒駝
背輕松地吁一口氣，說是謝天謝地，他們总算到了。姚納收下二
十个戈比，對着那幾個玩樂的客人的后影瞧了好半天，他們走
進一個漆黑的門口，不見了。他又孤单了，寂靜又向他侵襲過
來……苦惱，剛淡忘了不久，現在又回來了，更為有力地撕扯他
的胸膛。姚納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兩邊川流不息的人
群：難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當中，連一個願意听他講話的人都找
不到嗎？人群匆匆地來去，沒人理會他和他的苦惱……那苦惱是

① “老龍”原文是“高里尼奇龍”，神話中的一條怪龍名，住在深山裏。這里用
做惡人的話。

浩大的，无边无际。要是姚納的胸裂開，苦惱滾滾地流出來的話，
那苦惱仿佛會淹沒全世界似的，可是話雖如此，那苦惱偏偏沒人
看見。那份苦惱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軀壳里，恐怕在大白
天舉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……

姚納看見一個看門人提着一個袋子，就下決心跟他攀談一
下。

“現在什麼時候啦，朋友？”他問。

“快到十點了……你停在這兒做什么？把車子趕開！”

姚納把雪橇趕到几步以外，僵下腰，任憑苦惱來折磨他……
他覺得向別人訴說也沒有用了。可是還沒過上五分鐘，他就挺
起腰板，搖著頭，仿佛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似的；他拉了拉繩
繩……他受不住了。

“回院子裏去！”他想，“回院子裏去！”

他那小母馬仿佛領會了他的想頭似的，蹣跚小快步跑起來。
過了一個半鐘頭，姚納已經坐在一個又大又髒的火爐旁邊了。爐
台上、地板上、凳子上，全睡得有人，正在打鼾。空氣又臭又
悶……姚納看一看那些睡熟的人，搔一搔自己的身子，後悔回來
得太早了……

“其實我連買燕麥的錢還沒掙到呢，”他想，“這就是為什麼
我會這麼苦惱的緣故了。一個人，要是會料理自己的事……讓
自己吃得飽飽的，自己的馬也吃得飽飽的，那他就會永遠心平氣
和……”

牆角上，有一個年青的車夫爬起來，睡意朦朧地嗽了嗽喉
嚨，走到水桶那兒去。

“想喝水啦？”姚納問他。

“是啊，想喝水！”

“那就喝吧。……喝点水，身体好……可是，老弟，我的儿子死啦……听见没有？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的……真是怪事！”

姚纳看一看他的话生了什么影响，可是什么影响也没有看见。那年青小伙子已经盖上被子蒙着头，睡着了。老头儿叹口气，搔搔自己的身子……如同那青年想喝水似的，他想说话。他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，他却至今还没跟别人好好的谈过这件事……应当有条不紊、有声有色地讲一讲……应当讲一讲他儿子怎样得的病，怎样受苦，临死以前说过些什么话，怎样去世的……他要描摹一下儿子怎样下葬，后来他怎样上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。他还有个女儿阿尼霞住在乡下……他也想谈一谈她……他现在可以讲的话还会少吗？听讲的人应该哀伤，叹息，惋惜……倒还是跟娘们儿谈一谈的好。她们还是些蠢东西，不过听不上两句话就会呜呜地哭起来。

“出去看看马吧，”姚纳想，“有的是工夫睡觉……总归睡得够的，不用担心……”

他穿上大衣，走进马棚，他的马在那儿站着。他想到燕麦，想到乾草，想到天气……他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敢想儿子……对别人谈一谈儿子倒还可以，至于想他，描出他的模样，那是会可怕得叫人受不了的……

“你在嚼草吗？”姚纳问他的马，看见它晶莹的眼睛，“好的，嚼吧，嚼吧……我们挣的钱既然不够吃燕麦，那就吃乾草吧……对了……我呢，岁数大了，赶车不行啦……应当由我儿子来赶车才对，不该由我来赶了……他可是个地道的马车夫……要是他活着才好……”

姚纳沉默一忽儿，接着说：

“是这么回事，小母马……库司玛·姚尼奇下世了……他跟

我说了再会……他一下子就无缘无故死了……哪，打个比方，你生了个小子，你就是那小崽子的亲妈了……突然间，比方说，那小子跟你告别，死了……你不是要伤心吗？……”

小母马嚼着乾草，听着，听见主人的手……

姚纳讲得有了劲，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……